

徐国荣 编著



# 魏晋玄学会要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玄通意识和尚通意趣

浮华和通脱之风

通人、通才和通材

通儒、大儒和鸿儒

九品和中正

行状和品状

簿伐和闾閻

齐名和辈目

清议和清谈

贵无和崇有

言意之辨

才性论

名教和自然

放达和任诞

王羲之和兰亭诗

名士

格义和六家七宗

014056057

B235.05  
10

# 魏晋玄学会要

徐国荣 编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B235.05

10

3303202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魏晋玄学会要/徐国荣编著. --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-7-214-12094-6

I. ①魏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玄学—研究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①B235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2551 号

书 名 魏晋玄学会要

---

著 者 徐国荣

责任编辑 孙 立

装帧设计 刘葶葶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27

字 数 38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2094-6

定 价 58.00 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本书系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(项目编号:0356)成果

本书出版受暨南大学广东省重点学科“中国语言文学”建设经费资助

## 凡 例

一、本书主要收录魏晋玄学的相关资料,以原始资料为主,酌收后世相关评论。“总论”部分则多收近现代以来学者论述。

二、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,上编为“玄学题目”,主要收录魏晋玄学及其相关的重要论题,有的题目在当时十分重要,但因论述较少,则归于相应作者条目中。如“声无哀乐论”,是玄学重要题目之一,但只有嵇康论述最多而具有代表性,其他则论者寥寥,故不另作题目而归入“嵇康”条目中。中编为“玄学人物”,只列对玄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人物。下编“总论”则分为古今两部分,古代部分收录“玄学”名义与玄学作为单独一科之材料,另收录六朝时期关于玄言诗发展史的重要论述;现代部分主要收录现代学术大师关于魏晋玄学的著名论述,这些论述均已产生重要影响,并为时人认同。

三、本书收录材料,均注明所据论著之页码,一为证明所录皆经目验,言之有征,二为读者免翻检之劳。

四、为免繁琐,所录材料之出版单位或出版者、出版年份,皆置于最后“引用书目”中,不再于每条中一一注明。

五、所有正文,均以宋体字录入,而原文中的注文,则在括号中以华文仿宋字体标出。需要加以说明者,标以“徐案”字样,以仿体字标出。

六、原文中的注文,重要而著名者,如《三国志》之裴松之注,《世说新语》之刘孝标注,在“引用书目”中标明,在材料中则直接于括号后以华文仿宋字体收录,不另标“裴松之注”或“刘孝标注”等等。

七、个别材料在不同条目之间或有重复收录者,除偶或目力不审外,均为材料内容之所需。

八、本书所据材料,尽量使用常见而易于寻获、且经学界使用而觉可靠者,如二十四史,均使用中华书局标点本。

九、一则材料见于多书者,若有经过后人整理之善本,则尽量使用。如王弼文用楼宇烈《王弼集校释》,嵇康文用戴明扬《嵇康集校注》,阮籍文用陈伯君《阮籍集校注》,等等。若无后人整理之善本,所据材料以时间先后为主,如《后汉书》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均载,两者皆易寻获,则录前者。而前代类书材料,已为后人总集所收,如《艺文类聚》或《太平御览》之材料,严可均《全文》中已载,则依严文。若严文失收,则依前代类书。

十、所收材料,以类相从,同“类”者略依时代先后为序。

十一、魏晋玄学材料众多,后世论者亦夥,难以尽录,相关评论择其要者而收。

# 目 录

## 上编:玄学题目 / 1

章句 / 1

玄通意识和尚通意趣 / 17

浮华和通脱之风 / 32

通人、通才和通材 / 55

通儒、大儒和鸿儒 / 68

九品和中正 / 82

行状和品状 / 98

簿伐和阅阅 / 105

齐名和辈目 / 110

清议和清谈 / 120

贵无和崇有 / 142

言意之辨 / 149

才性论 / 157

名教和自然 / 183

放达和任诞 / 203

王羲之和兰亭诗 / 226

名士 / 235

格义和六家七宗 / 242

中编:玄学人物 / 250

夏侯玄 / 250

何晏 / 266

王弼 / 274

正始玄学其他人物:荀粲 傅嘏 钟会 / 282

嵇康 / 290

阮籍 / 306

郭象 / 314

支遁 / 319

慧远 / 333

下编:总论 / 348

玄学名义和玄“学”之立 / 348

玄言诗史 / 352

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 / 355

顾炎武《日知录》 / 355

刘师培《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》 / 357

章太炎《五朝学》 / 359

黄侃《汉唐玄学论》 / 364

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 / 368

冯友兰《论风流》 / 380

冯友兰《玄学中的派别和发展阶段》 / 385

钱穆《魏晋玄学和南渡清谈》 / 387

陈寅恪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 / 393

汤用彤《魏晋玄学论稿·魏晋玄学流别略论》 / 394

汤用彤《本末真俗与有无》 / 396

唐长孺《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》 / 398

宗白华《论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 / 399

宗白华《清谈与析理》 / 413

引用书目 / 416

## 上编：玄学题目

### 章 句

#### 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：

古之学者耕且养，三年而通一艺，存其大体，玩经文而已，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，三十而五经立也。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；说五字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（颜师古注：“言其烦妄也。桓谭《新论》云秦近君能说《尧典》，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，但说‘曰若稽古’三万言。”）。后进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；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终以自蔽。此学者之大患也。

（1723 页）

#### 《汉书》卷三十六《楚元王传》：

初，《左氏传》多古字古言，学者传训故而已，及（刘）歆治《左氏》，引传文以解经，转相发明，由是章句义理备焉。歆亦湛靖有谋，父子俱好古，博见彊志，过绝于人。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，亲见夫子，而公

羊、谷梁在七十子后，传闻之与亲见之，其详略不同。歆数以难（刘）向，向不能非间也，然犹自持其《谷梁》义。及歆亲近，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皆列于学官。哀帝令歆与《五经》博士讲论其义，诸博士或不肯置对，歆因移书太常博士，责让之曰：

昔唐虞既衰，而三代迭兴，圣帝明王，累起相袭，其道甚著，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，道之难全也如此。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，历国应聘。自卫及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乃得其所；修《易》，序《书》，制作《春秋》，以纪帝王之道。及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终而大义乖。重遭战国，弃筵豆之礼，理军旅之陈，孔氏之道抑，而孙吴之术兴。陵夷至于暴秦，燔经书，杀儒士，设挟书之法，行是古之罪，道术由是遂灭。汉兴，去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，天下唯有《易》卜，未有它书。至孝惠之世，乃除挟书之律，然公卿大臣绌、灌之属咸介冑武夫，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《诗》始萌芽。天下众书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说，犹广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。在汉朝之儒，唯贾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后邹、鲁、梁、赵颇有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先师，皆起于建元之间。当此之时，一人不能独尽其经，或为《雅》，或为《颂》，相合而成。《泰誓》后得，博士集而读之。故诏书称曰：“礼坏乐崩，书缺简脱，朕甚闵焉。”时汉兴已七八十年，离于全经，固已远矣。

及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，《逸礼》有三十九，《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及《春秋》左氏丘明所修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余通，臧于秘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秘藏，校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，经或脱简，传或间编。传问民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，抑而未施。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，士君子之所嗟痛也。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。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至于

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、封禅、巡狩之仪，则幽冥而莫知其原。犹欲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，或怀妬嫉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备，谓左氏为不传《春秋》，岂不哀哉！

今圣上德通神明，继统扬业，亦闵文学错乱，学士若兹，虽昭其情，犹依违谦让，乐与士君子同之。故下明诏，试《左氏》可立不，遣近臣奉指衔命，将以辅弱扶微，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，冀得废遗。今则不然，深闭固距，而不肯试，猥以不诵绝之，欲以杜塞余道，绝灭微学。夫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此乃众庶之所为耳，非所望士君子也。且此数家之事，皆先帝所亲论，今上所考视，其古文旧书，皆有征验，外内相应，岂苟而已哉！

夫礼失求之于野，古文不犹愈于野乎？往者博士《书》有欧阳，《春秋》公羊，《易》则施、孟，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《谷梁春秋》，《梁丘易》，《大、小夏侯尚书》，义理相反，犹并置之。何则？与其过而废之也，宁过而立之。传曰：“文武之道未坠于地，在人；贤者志其大者，不贤者志其小者。”今此数家之言，所以兼包大小之义，岂可偏绝哉！若必专己守残，党同门，妬道真，违明诏，失圣意，以陷于文吏之议，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。

其言甚切，诸儒皆怨恨。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敢移书上疏深自罪责，愿乞骸骨罢。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，亦大怒，奏敢改乱旧章，非毁先帝所立。上曰：“敢欲广道术，亦何以为非毁哉？”敢由是忤执政大臣，为众儒所讪，惧诛，求出补吏，为河内太守。以宗室不宜典三河，徙守五原，后复转在涿郡，历三郡守。

（1967—1972 页）

徐案：章句之学出于西汉，然渐繁琐，刘歆移书责让太常博士，虽为左氏而发，然今文学者已确如其中所云“保残守缺”矣，此亦可见经学章句之渐繁，学风与世风渐移焉，玄学之兴起与发展亦与经学章句密切关联，故详载其书以见之。

**《汉书》卷七十五《夏侯胜传》：**

（夏侯）胜从父子建字长卿，自师事胜及欧阳高，左右采获，又从《五经》诸儒问与《尚书》相出入者，牵引以次章句，具文饰说。胜非之曰：“建所谓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。”建亦非胜为学疏略，难以应敌。

（3159 页）

**《汉书》卷八十七上《扬雄传》：**

雄少而好学，不为章句，训诂通而已，博览无所不见。

（3514 页）

**扬雄《答刘歆书》：**

雄少不师章句，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。尝闻先代輶轩之使，奏籍之书，皆藏于周秦之室，及其破也，遗弃不见之者。

（《全汉文》卷五十二，410—411 页）

**《汉书》卷八十八《儒林传》：**

房凤字子元，不其人也。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。太常举方正，为县令都尉，失官。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，荐凤明经通达，擢为光禄大夫，迁五官中郎将。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，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，三人皆侍中。歆白《左氏春秋》可立，哀帝纳之，以问诸儒，皆不对。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，为言《左氏》以求助，光卒不肯。唯凤、龚许歆，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，语在《歆传》。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，上于是出龚等补吏，龚为弘农，歆河内，凤九江太守，至青州牧。

（3619 页）

**《汉书》卷八十八《儒林传赞》：**

赞曰：自武帝立《五经》博士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讫于元

始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浸盛，支叶蕃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

(3620 页)

### 《后汉书》卷七十九上《儒林列传序》：

昔王莽、更始之际，天下散乱，礼乐分崩，典文残落。及光武中兴，爱好经术，未及下车，而先访儒雅，采求阙文，补缀漏逸。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，遁逃林藪。自是莫不抱负坟策，云会京师，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、刘昆、桓荣之徒，继踵而集。于是立《五经》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《尚书》欧阳、大小夏侯，《诗》齐、鲁、韩，《礼》大小戴，《春秋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

建武五年，乃修起太学，稽式古典，筮豆干戚之容，备之于列，服方领习矩步者，委它乎其中。中元元年，初建三雍。明帝即位，亲行其礼。天子始冠通天，衣日月，备法物之驾，盛清道之仪，坐明堂而朝群后，登灵台以望云物，袒割辟雍之上，尊养三老五更。飨射礼毕，帝正坐自讲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，冠带缙绅之人，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。其后复为功臣子孙、四姓末属别立校舍，搜选高能以受其业，自期门羽林之士，悉令通《孝经》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济济乎，洋洋乎，盛于永平矣！

建初中，大会诸儒于白虎观，考详同异，连月乃罢。肃宗亲临称制，如石渠故事，顾命史臣，著为通义。又诏高才生受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为讲郎，给事近署，所以网罗遗逸，博存众家。孝和亦数幸东观，览阅书林。及邓后称制，学者颇懈。时樊准、徐防并陈敦学之宜，又言儒职多非其人，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，三署郎能通经术者，皆得察举。自安帝览政，薄于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朋徒相视怠散，学舍颓敝，鞠为园蔬，牧儿莠竖，至于薪刈其下。顺帝感翟酺之言，乃更修黉宇，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。试明经下第补弟子，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，除郡国耆儒皆补郎、舍人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诏曰：“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学，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

会之，以此为常。”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余生。然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。党人既诛，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，后遂至忿争，更相言告，亦有私行金货，定兰台泰书经字，以合其私文。熹平四年，灵帝乃诏诸儒正定《五经》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，树之学门，使天下咸取则焉。

(2545—2547 页)
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百一十三《学部》七引《东观汉记》曰：

樊准见当世学者少，惧先王道术陵迟，乃上疏曰：“光武受命中兴之初，群雄扰于冀州，旌旗乱于大泽，然犹投戈讲学，息马论道。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，即位删定乖疑，稽合图讖，封师太常桓荣为关内侯，亲自制作《五行章句》；每享射礼，正坐自讲，诸儒并听，四方欣欣。是时，学者尤盛，冠带缙绅游辟雍，观化者以亿计。”

(2757 页)

《后汉书》卷三《肃宗孝章帝纪》：

(建初四年)十一月壬戌，诏曰：“盖三代导人，教学为本。汉承暴秦，褒显儒术，建立《五经》，为置博士。其后学者精进，虽曰承师，亦别名家。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，学不厌博，故遂立《大、小夏侯尚书》，后又立《京氏易》。至建武中，复置《颜氏》、《严氏春秋》，《大、小戴礼》博士。此皆所以扶进微学，尊广道艺也。中元元年诏书，《五经》章句烦多，议欲减省。至永平元年，长水校尉(樊)儵奏言，先帝大业，当以时施行。欲使诸儒共正经义，颇令学者得以自助。孔子曰：‘学之不讲，是吾忧也。’又曰：‘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’于戏，其勉之哉！”于是下太常，将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，讲议《五经》同异，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，侍中淳于恭奏，帝亲称制临决，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，作《白虎议奏》。

(137—138 页)

**《后汉书》卷二十八上《桓谭传》：**

桓谭字君山，沛国相人也。父成帝时为太乐令。谭以父任为郎，因好音律，善鼓琴。博学多通，遍习《五经》，皆诂训大义，不为章句。能文章，尤好古学，数从刘歆、杨雄辨析疑异。性嗜倡乐，简易不修威仪，而意非毁俗儒，由是多见排抵。

(955 页)

**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二《樊宏传附樊鲋传》：**

初，鲋删定《公羊严氏春秋》章句，世号“樊侯学”，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。弟子颍川李修、九江夏勤，皆为三公。

(1125 页)

**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二《樊宏传附樊准传》：**

邓太后临朝，儒学陵替，准乃上疏曰：“臣闻贾谊有言：‘人君不可以不学’。故虽大舜圣德，孳孳为善；成王贤主，崇明师傅。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，群雄崩扰，旌旗乱野，东西诛战，不遑启处，然犹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。至孝明皇帝，兼天地之姿，用日月之明，庶政万机，无不简心，而垂情古典，游意经艺，每飨射礼毕，正坐自讲，诸儒并听，四方欣欣。虽阙里之化，鬻相之事，诚不足言。又多征名儒，以充礼官，如沛国赵孝、琅邪承宫等，或安车结驷，告归乡里；或丰衣博带，从见宗庙。其余以经术见优者，布在廊庙。故朝多皤皤之良，华首之老。每宴会，则论难衍衍，共求政化。详览群言，响如振玉。朝者进而思政，罢者退而备问。小大随化，雍雍可嘉。期门羽林介冑之士，悉通《孝经》。博士议郎，一人开门，徒众百数。化自圣躬，流及蛮荒，匈奴遣伊秩訾王、大车且渠来入就学。八方肃清，上下无事。是以议者每称盛时，咸言永平。今学者盖少，远方尤甚。博士倚席不讲，儒者竞论浮丽，忘謇謇之忠主，习譏譏之辞。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，锐锥刀之锋，断刑辟之重，德陋俗薄，以致苛刻。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，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间。臣愚以为宜下明诏，博求幽

隐，发扬岩穴，宠进儒雅，有如孝、宫者，征诣公车，以俟圣上讲习之期。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，进其爵位，使纘其业。复召郡国书佐，使读律令。如此，则延颈者日有所见，倾耳者月有所闻。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。”太后深纳其言，是后屡举方正、敦朴、仁贤之士。

(1125—1127 页)

《后汉书》卷三十六《郑兴传》：

郑兴字少赣，河南开封人也。少学《公羊春秋》。晚善《左氏传》，遂积精深思，通达其旨，同学者皆师之。天凤中，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，歆美兴才，使撰条例、章句、传诂，及校《三统历》。

(1217 页)

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七《桓荣传》：

车驾幸大学，会诸博士论难于前，(桓)荣被服儒衣，温恭有蕴籍，辩明经义，每以礼让相厌，不以辞长胜人，儒者莫之及，特加赏赐。又诏诸生雅吹击磬，尽日乃罢。后荣入会庭中，诏赐奇果，受者皆怀之，荣独举手捧之以拜。帝笑指之曰：“此真儒生也。”以是愈见敬厚，常令止宿太子宫。积五年，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，乃听得出，旦一人而已。荣尝寝病，太子朝夕遣中傅问病，赐以珍羞、帷帐、奴婢，谓曰：“如有不讳，无忧家室也。”后病愈，复入侍讲。

(建武)二十八年，大会百官，诏问谁可傅太子者，群臣承望上意，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。博士张佚正色曰：“今陛下立太子，为阴氏乎？为天下乎？即为阴氏，则阴侯可；为天下，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。”帝称善，曰：“欲置傅者，以辅太子也。今博士不难正朕，况太子乎？”即拜佚为太子太傅，而以荣以少傅，赐以辎车、乘马。荣大会诸生，陈其车马、印绶，曰：“今日所蒙，稽古之力也，可不勉哉！”荣以太子经学成毕，上疏谢曰：“臣幸得侍帷幄，执经连年，而智学浅短，无以补益万分。今皇太子以聪叡之姿，通明经义，观览古今，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。斯

诚国家福佑，天下幸甚。臣师道已尽，皆在太子，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。”太子报书曰：“庄以童蒙，学道九载，而典训不明，无所晓识。夫《五经》广大，圣言幽远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岂能与于此！况以不才，敢承海命。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，上则通达经旨，分明章句，下则去家慕乡，求谢师门。今蒙不列，不敢有辞，愿君慎疾加餐，重爱玉体。”

(1250—1252 页)

#### 《后汉书》卷四十上《班彪列传附班固传》：

固字孟坚。年九岁，能属文诵诗赋，及长，遂博贯载籍，九流百家之言，无不穷究。所学无常师，不为章句，举大义而已。性宽和容众，不以才能高人，诸儒以此慕之。

(1330 页)

#### 《后汉书》卷四十四《徐防传》：

(徐)防以《五经》久远，圣意难明，宜为章句，以悟后学。上疏曰：“臣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始于子夏。其后诸家分析，各有异说。汉承乱秦，经典废绝，本文略存，或无章句。收拾缺遗，建立明经，博征儒术，开置太学。孔圣既远，微旨将绝，故立博士十有四家，设甲乙之科，以勉劝学者。所以示人好恶，改敝就善者也。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，皆以意说，不修家法，私相容隐，开生奸路。每有策试，辄兴诤讼，论议纷错，互相是非。孔子称‘述而不作’，又曰‘吾犹及史之阙文’，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。今不依章句，妄生穿凿，以遵师为非义，意说为得理，轻侮道术，浸以成俗，诚非诏书实选本意。改薄从忠，三代常道，专精务本，儒学所先。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，宜从其家章句，开五十难以试之。解释多者为上第，引文明者为高说；若不依先师，义有相伐，皆正以为非。《五经》各取上第六人，《论语》不宜射策。虽所失或久，差可矫革。”诏书下公卿，皆从防言。

(1500—1501 页)